



高崇文

黑船



a. 鎖國－苦悶的世代：

西元1600年 德川家康 在關原擊潰 豐臣 家，三年後，成為「征夷大將軍」在 江戶 開設幕府，此時距耶穌會教士 沙勿略 初抵 日本 已有六十年了，其間，織田信長 爲了對付 比叡山 的 延曆寺 和 一向宗，對保護基督教不遺餘力，而其繼承者 豐臣秀吉 甚至曾捐贈土地，允許耶穌會在 日本 擁有領地，但1588年他因目睹傳教士以強力迫人入教，並懷疑他們是 西、葡 侵略的前鋒，便發布命令驅逐傳教士，至1614年，德川家康 爲徹底消滅 豐臣 家，展開 大阪 圍戰，發現城中潛伏了七名傳教士，故下令禁教。但到了1637年，九州 島原半島 爆發農民暴動，幕府發現天主教勢力已經大到可與之爲敵，故1638年調遣十六萬精兵攻陷 島原，總數三萬七千名教徒除一百零五個倖免於難外，餘均在市曹中被斬首。爲了根除外來勢力－尤其是基督教的影響，日本 進入了長達兩百餘年的鎖國時代。鎖國令中主要內容是：一．禁止 日本 人出航海外，二．禁止基督教，三．限制外國船的貿易，禁止 西、葡 人前來，至於 中國 船與 荷蘭 東印度公司，則只限於在 長崎 貿易。乍看之下，日本 之所以鎖國是很偶然的，但若由所謂「鎖國」－其實是由幕府一手壟斷貿易與情報這一點來看，整個政策完全是基於幕府的政治利益－即「強本弱末」的政策之產物。因爲西部的大名依賴貿易而興盛，而這些大名在 關原 大戰乃是 德川 的敵人！爲控制這些「外樣大名」，幕府實施「參觀交替」，讓諸藩承擔土木工程，禁止他們建造大船，使藩的財政疲乏不堪。幕府的統治是嚴苛而不近人情，「忠臣藏」的劇情即是最廣爲流傳的一個例子。江戶 幕府的「成功」，無疑是 日本 封建制度發展的巔峰，但同時也意味著其衰微的開始，由於長期昇平與奢侈，農民負擔日益沉重，由「代表越級控訴」到後來的農民暴動，封建制度在十八世紀已經面臨了危機。另一方面，「朝廷」和「幕府」的關係也日益緊張，自十一世紀之後，天皇已無政治上的實權，但是恢復古代中央集權型態的思潮仍不時在知識分子間衝擊著（建武 中興是最明顯的事蹟），由於幕府的意識型態是來自 中國 儒家（林羅山 爲其代表人物），故不滿的知識份子一方面強調 日本 民族的特殊性，做爲象徵的天皇在政治上不免被寄予不符實際的期望，1760年代，竹內式部、山縣大貳、藤井右門 這些人就會大力宣傳尊王斥霸，而尊王的中心，卻是 德川 三親藩中的「水戶 藩」，從第二代藩主 光國 以來，「水戶 學」就成了「尊王」的代稱，水戶 的「大日本 史紀」歌詠 建武 時期的勤王志士－楠木正成，而視 室町 幕府創立者 足利尊氏 爲賤寇，這樣的史觀使幕府暗自驚心。但幕府的權力在「強本末弱」政策下，依然君臨 日本，牢不可破！

b. 夕陽：

邁入十九世紀，歐洲 在工業革命之後正以破竹之勢進行掠奪，侵略與貿易，鎖國的 日本 感受的壓力日益增大，1841年的鴉片戰爭大大震驚了全 日本，當年七月，老中 水野忠邦 展開了「天保改革」，內政上，他想要禁止奢侈，強力壓抑日益蓬勃的「富農商人階級」，外交上維持鎖國，獎勵採用西方炮術，很明顯的，這些是走回頭路的改革，但因海防問題，水野 下令交換領地，將海防所需的土地，納入單一指揮系統下，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困難，1843年十一月，水野 去職，改革戛然中止。

同時間，在幕府統下疲累不堪的藩，卻趁此展開改革，他們的成功與幕府的失敗形成鮮明的對比。

薩摩 藩在卅年代開始，實施「秋毫不漏」的專賣制度，以紅糖爲中心，兼及米、漆等，在 大阪 市場得到大量的利益。此外，與 琉球 實行走私貿易，於是在1844年，該

藩由負債五百萬兩轉變成積蓄「小判金五十萬兩」，1841年，藩的炮術統一改成西方炮術，1851年島津齊彬成為藩主，更大力引進西方知識，使該藩的武器生產、紡紗、織布技術成了全國之首。

而位於中國地方的長州藩，乃是在1840年，由村田清風領導展開改革，由於地利之便，設立越前方撫育局，獲得巨額利潤。薩、長兩藩經過了財政、軍事的改革，在「富國強兵」上領先了幕府。

遲緩的幕府在1844年由僅廿五歲的阿部正弘主持，他一方面拉攏各方的勢力來保持幕府的統治，另一方面在海防上卻沒有任何建樹，1853年，（嘉永六年）將軍家慶病死，繼承者家庭精神耗弱，同年，培理艦隊來到浦賀灣。

c. 浦賀灣上的黑煙：

1853年七月八日下午五時，培理准將率領四艘軍艦進入浦賀灣，要求幕府開港。這是日本史上的破天荒之事，自從元軍侵略以後，日本第一次感受到外國勢力的壓迫，培理在十七日離去，準備明春再來聽取幕府的答覆，而幕府的態度呢？兩天以後，幕府官員對水戶藩前藩主德川齊昭這樣說：「因防衛薄弱，故如俗語所謂之矇騙，於五年十年之內，既不接受其請求，亦不加以拒絕，在此期間待我方進行周密之準備然後予以拒絕。」十月十七日幕府撤消了建造大船的命令，顯然幕府想要以「全日本之力」來維持鎖國，但是1854年二月十一日培理率領七艘軍艦而來，幕府爲了避免戰爭，幾乎完全接受培理的條件，三月卅一日簽定了神奈川條約，七月離開日本。在這樣的刺激下，幕府開設了海軍傳習所，建造軍艦，然而幕府的弱點已經暴露出來，舊秩序的崩潰已無可挽回。

草莽憤起



a. 開國？攘夷？：

幕府的表現令世人不滿，面對這樣的危機，自然激起許多人的憤慨，矛頭一方面指向夷人，一方面指向幕府。兩股情緒犬牙相錯，使世局更加紊亂。特別是代代勤王的水戶家，更是發出攘夷的呼聲，而身處草莽的下士由於一方面有機會受到教育，又一方面在基層體驗到日本內部的脆弱，有志之士乃紛紛憤起，尋求救國之道。幕府此時無法不開國，乃一方面與外國談判，另一方面拉攏攘夷派巨魁－水戶齊昭。但安政四年（1857）八月阿部病死廿二日新任老中堀田正睦罷免了齊昭，齊昭憤而轉向京都活動。安政五年（1858年）旦美談判（1856安政三年美派哈里斯至旦要求開港開市），幕府允諾開放神奈川、長崎、新瀉、兵庫四港，江戶、大阪兩市，聞訊舉國嘩然，二月十七日，幕府向哈里斯說爲平息國內反對意見，須派人至京都獲得敕許；將簽約日期定在四月十八日，此時，幕府親自將朝廷推上了政治舞台。

b. 一橋與紀州：

三月堀田上京，此時京都早已是暗潮洶湧，關鍵在繼嗣問題上，十三代將軍家定耗弱，衆人期待幕府由一強而有力的將軍來領導。有識大名一如薩摩之島津齊彬，越前之松平慶永早已積極擁立一橋慶喜，希望由他領導幕府，加速日本改革再開國，一方面能吸收洋人之長，又不被洋人所欺，另一方面，由於慶喜的生父是水戶齊昭，攘夷派也希望一橋繼嗣。此時朝廷瀰漫攘夷氣氛五月七日正式反對新約，要求回到下月條約上，堀田爲爭取朝廷改變心意，逐漸傾向擁立慶喜，然而當他六月一日回到江戶

時，局勢產生了決定性的轉變，六月六日，彥根藩 井伊直弼 成為大老。他極端仇視 水戶齊昭，準備擁立十四歲的 紀州藩 主之子 慶福。五月五日朝廷本欲向 堀田 發出密敕，要求繼嗣應有年長、賢明、孚衆望三條件，然而 井伊 透過 九條關白，取消了這敕命，因此 一橋 派在朝廷的工作盡付流水，而幕府完全在 紀州 派大老 井伊直弼 手上。

c. 大獄之嵐：

到了七月廿九日，井伊 在 美 方威脅下簽下了「日美友好通商條約」（又稱 神奈川條約）隨即與 俄、荷、英、法 簽署了類似的條約，八月四日，立 慶福 為將軍繼嗣，簽約之後，慶永、齊昭 和 尾張侯 德川慶勝 向他責問違敕之罪，他卻在八月十三日以「擅自登城」處罰了 慶永、齊昭，將二人革職幽禁，水戶藩 主 慶篤 和 慶喜 禁止前來 江戶。隔天 家定 病死，但直到九月十四日 井伊 才發喪，慶福 改名 家茂，成為十四代將軍。井伊 獨斷的作風激怒了京都的 一橋 派，他們一心寄望 島津齊彬 舉兵進京，接敕命推倒「赤鬼」井伊，但 齊彬 不幸在八月廿七日病死。一橋 派只好勸天皇下敕給幕府及 水戶藩。九月十四日 孝明天皇 向幕府及 水戶 下「旨趣書」，譴責幕府「輕率態度」「有司專擅」要求解除對 一橋 派大名的處分，十月八日，井伊 在京都的代言人 九條關白 被迫辭職，朝幕之間衝突走向白熱化的階段，十月廿三日，井伊 派 間部詮勝 上京，之前，十月八日京都攘夷派領袖 梁川星岩 因霍亂病死，五天後志士 梅田雲濱 被捕，由此點燃大獄的火焰，隨即 慶永 在京都的心腹 橋本左內，負責將敕命傳到 水戶 的 水戶藩 留守後 鷺飼吉左衛門，其子 鷺飼幸吉，「日本外史」作者 賴山陽 之子 賴三樹三郎 接連被捕，齊彬 在京都的心腹 西鄉隆盛 與勤王僧成就院主持 月照 潛回 薩摩，不為藩接受，乃在 錦江灣 投水，月照 死而 西鄉 被救活，化名 菊池源吾 流放至 奄美大島。一月九日 間部 鎮壓朝臣，左大臣 近衛忠熙、右大臣 鷹司輔熙 等被迫出家。井伊 命 齊昭 革職隱居時，世人問其何罪，井伊 曰：「證據在京都」，然而在 間部 瘋狂地展開大獄後，找不到一點 慶喜 謀反的證據，世上忠貞志士之憤怒可想而知。培理 來 日 時，長州藩 士 吉田松陰 與其弟子 金子重之助 乘小船見 培理，欲至海外學習以謀救國之道，培理 不允，他們自首受 長州 囚禁在 萩，大獄時，憤 間部 之無理，與十七名志士欲血為盟欲刺殺 間部，事洩幕府將他由 長州 引渡至京都。安政 六年九月進一步將 慶喜 革職隱居，廿三日命 水戶 家老 安島帶刀 切腹，十一月一日 賴三樹三郎、橋本左內 被斬（時年廿六歲！）十一月廿一日 吉田松陰 被斬（年廿九歲！），隔年（1860 歷延 元年）二月 井伊 迫 水戶 交還敕命，水戶藩 士聚在 長岡 拒還，二月，井伊 發兵攻擊 水戶，此時 井伊 已成為天下志士不共戴天之仇人。

d. 血濺櫻田門：

歷延 元年三月廿四日（舊曆三月三日）上巳節，井伊 需登城賀節，十七名 水戶藩 士和 薩摩藩 士 有村治左衛門 在 關鐵之助 帶領下於上午八點許喬裝許願民衆襲擊 井伊 大老，結果 井伊 被由轎外刺一刀拖出轎外，再被 有村 以刀砍下首級，挑起高喊「井伊 大老已遭天誅」，志士歡呼。格鬥中四人死亡，有村 傷重自殺，八人被 彥根藩 士逮捕，八人自首，皆被斬，關鐵之助 逃至 熊本 後被捕處刑，有村 的呼聲有了千萬個回應，草莽之士的吶喊聲從此響徹 日本。

吶喊



a. 公武合體：

櫻田門事變揭開了武裝對抗的序幕。在培理來日之前，下士是被排除於權力核心之外。但自嘉永六年之後，優秀的下士或成為開明大名之心腹（如西鄉隆盛、橋本左內），或糾舉同志，議論國事（如吉田松陰），封建制度的權力結構遂漸動搖，自櫻田門事變之後，下士不再只是議論，而是以刀劍實踐其理想，矛頭對準封建制度的核心－幕府。但首先挑戰幕府卻是雄藩。

井伊被殺後，幕府由老中安藤信正主持，他為了挽救威望倍受打擊的幕府，安排了天皇妹妹和宮與將軍家茂的婚事，希望利用「公武一體」來團結士心，為開國體制奠基，可是朝廷仍堅持攘夷，於是幕府提出由老中聯名簽署的奉答文－答應攘夷，於是朝廷答應了婚事，但是由於幕府的兩面作法，反而種下其覆亡的種子！文久元年，一向主張鎖國攘夷的水戶志士襲擊英國公使館，文久二年舊曆正月十五日，作為朔望參拜的日子，安藤信正被七名水戶藩士襲擊受傷，暴露出幕府的如意算盤－挾朝廷之名以行開國－不能說服蜂起的草莽志士。而雄藩的態度呢？他們表面上支持，卻以此為藉口將勢力伸入京都！文久元年（1861年）長州藩派長井雅樂周旋於公武之間，提出「航海遠略」，主張「國是遠略出於天朝，幕府奉而行之，正君臣之位置，而使海內如一」「速造大艦，鑄巨炮，擇將練士，開國航海，以神州固有之忠孝為我之體，以洋夷日新之功利為我之用」朝廷雖不願開國，但為了提昇根本沒有實力的朝廷的政治地位，就接受了，而幕府更委託長州藩進行「公武合體，海內如一」的斡旋工作。另一方面，文久二年，薩藩國父島津久光率兵上京，他的口號也是「公武合體」，但他的目的，手段都與長州不同，長州的工作基本上仍以幕府為主導，而久光卻欲以此加強強藩對幕政的發言權。久光上京刺激了志士，他們設想久光上京是為了倒幕，恢復王政，於是以有馬新七為首的薩藩藩士三十餘人與以久阪玄瑞為主長州藩士二十餘人等豫備襲擊京都的佐幕派公卿幕臣，但久光在五月十四日卻得到敕命，鎮壓浪士，殺死了有馬新七等六個人，六月，朝廷派敕使太原重德，與久光東上至江戶下達敕命要將軍進京議定國是，并要求任命慶喜為後見職，慶久為政事總裁，幕府在敕命及久光炮隊的威脅下，十分憤怒，但仍在八月一日，幕府接受了敕命在慶喜的任命狀上加了一句「叡慮所命」，幕府不滿可見一斑！至此，攘夷派心目中的偶像－慶喜終於登上舞台，但接下來的發展卻令人意想不到！

b. 尊王攘夷：

長州在七月廿七日將長井雅樂調回，幽禁，八月一日藩論改為尊皇攘夷，明顯地久光的行動深深刺激了長州的領導層。長州尊攘派領袖久阪玄瑞是吉田松陰的弟子，也是妹夫他並非單純的鎖國攘夷論者（實際上，當時有識之士已了解鎖國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外國脅迫下訂約卻將把國家推入萬劫不覆之淵），所以他主張追究幕府擅自訂約的責任，廢約，回到下田條約來，他知道，外國絕不可能答應，故戰爭勢不可免，但為了維持「三千年獨立不羈之大日本」（松陰語），則「如下攘夷之詔，則幕府或將違背敕命，大小諸侯或優柔寡斷，萬一有欲違反此詔書者，其愚蠢無知如猿豬，如木石，亦必懲罰加罪，宜使天下之向背與人心之邪正判然分明。…當今如欲求剛強果斷之勇氣與決心，大耀皇威，殄殲滔天巨寇，而不使權柄收歸朝廷，則非常之大業難於成功。」然而所謂的公卿其實大都是空談的懦夫，所以在文久元年二月在他寫給土佐勤王黨首領武市瑞山的信中，明白地表示：「諸侯終不足恃，公卿亦不足恃，我輩同志諸人商量，以為除草莽志士糾合舉義之外，別無他策，即使貴藩滅亡，因事關大義，尚希不以為怪。」在寺田屋事件後，他認識了藩的整體力量，文久二年，藩論改變，他便與武市聯手，在京都大肆活動，一方面與攘夷派公卿不斷發出敕命，另一方面，號召「天誅」，暗殺佐幕派與開國派。十一月一日，朝廷派遣三條實美，姊小路公知為攘夷敕使。松平慶永本主張廢約，攘夷，維持國內人心的團結，再以舉國之力推行富國強兵，來解決危機，但慶喜－這位攘夷派的偶像－反對，他認為縱使

從前的條約有所不妥，然而既然已經換文，實不應要求廢約。慶永被他說服，十一月廿九日，甚至對慶喜說：「閣下上奏之開國主義，如不為朝廷接納，則幕府作好思想準備斷然歸還政權，並以此鼓舞人心，如何？」但十二月廿二日，慶喜卻決定尊奉敕命，幕府的反反覆覆令人嘆為觀止！文久三年春，將軍家茂、後見職慶喜、政事總裁慶永上京，在尊攘派的壓力下，幕府答應將軍回京十日內展開攘夷，六月六日將軍確定以六月廿五日為期限要收回長崎、箱館、橫濱三港。慶喜在佯作戰爭準備之後，突然辭職，延緩了攘夷行動，而長州藩卻在六月廿五日後襲擊通過下關的外國船隻，數日後遭法國艦隊報復，長州藩損失慘重，九月廿五日，天皇發出敕旨，宣佈為親征攘夷而行幸太和，但是九月卅日，薩摩、會津兩藩發動政變，尊攘派藩士、公卿被迫離開京都，局面又呈現一百八十度轉變。

c. 喋血京師：

十月，慶喜再度入京，此時尊攘派勢力被逐出京都，取代長州的是薩摩，它有力地掌握朝廷的動向，本來慶喜本就無意攘夷，此時主張開國的薩摩得勢，事態不是很明朗嗎？不，恰恰相反！此時幕府驚懼於薩摩的勢力，慶喜自付出身水戶，向不為幕臣所喜，為博得其信賴，乃一改成為攘夷之先鋒，主張收回橫濱，薩摩當然利用在宮中之勢力將它否決。同時，長州雖然被逐出京都，仍時時刻刻想收復在京都的勢力，派遣許多浪人在京都展開暗殺活動，元治元年（1864）舊曆六月五日會津藩新選組在池田屋發現了這些浪人，乃出其不意加以捕殺，長州大怒，決定武力討幕，六月十三日（舊曆），發兵於三田尻，七月十九日攻入京師，結果由於薩軍參戰，長軍大敗，久阪玄瑞戰死，九月廿四日（舊），以尾張慶勝為總督，西鄉隆盛為參謀，率軍西下，進兵廣島之後，西鄉輕騎入長州提出條件：一．三家老切腹，二．除山口城，三．三條實美等五卿驅出長藩，當時長州遭四國（英、法、荷、美）聯合艦隊砲轟下關，無力抵抗，乃一一允許，十二月慶勝班師。

d. 寒夜：

就在長州準備自行攘夷之際，攘夷派重鎮－水戶，發生了「天狗黨事件」，元治元年五月藤田東湖之子小四郎等，舉兵，而掌握藩政的市川三左衛門指騷亂是家老武田耕雲齋統御不當，上訴幕府，武田被黜，并派幕兵三千討伐，於是武田派與天狗黨聯合西上想入京都敕裁正邪，結果兵敗，在慶曆元年（1865）二月將武田父子、藤田小四郎等三百餘人處斬，另一方面，新任英公使巴夏禮要求開大阪、兵庫兩港及敕許開國，幕府為求法援，竟全答應了。朝廷在薩藩支持下，要求幕府處分失職人員，不料將軍以退為進以辭職威脅，朝廷只好敕許開國。至此，尊攘派肝腦塗地仍一事無成，雄藩與幕府相互猜忌，而外國勢力正咄咄逼人，甚至準備援助幕府（強藩）來鞏固自身利益，日本成為殖民地的危機就在眉梢，慶曆元年，誠乃是寒夜！

黎明



a. 曙光：

第一次征長之後，薩藩逐漸走向倒幕，關鍵人物是西鄉隆盛，元治元年九月，西鄉與幕臣勝海舟見面，知幕府不堪，乃下決心倒幕，雄藩聯合公議以決政事，再行開國。其實早在嘉永年間老中阿部正弘積極實行的「江水薩」（江戶、水戶、薩藩）政策就是雄藩聯合的一種型式，然而幕府終不敵時代潮流，雄藩早已虎視眈眈，準備

取而代之，而雄藩中如西鄉之流者，心中早有腹案，以天皇為象徵，雄藩為實體的新日本藍圖已呼之欲出。

然而藍圖未足以成事，推動歷史的乃是行動。在征長兵解散前十二日，松陰弟子高杉晉作襲擊下關官署，翌日奪取川田尻的軍艦，長州力士隊隊長伊藤後輔（博文）與奇兵隊與藩軍在慶曆元年正月六日（舊）戰於繪馬堂，大勝，廿日，入政都山口奪得政權，開始實行「割據」，準備倒幕。幕府當然不會坐視，四月，就決意再征長，十月朝廷敕許開國，幕府此時彷彿是立於不敗之地，但那只是表象。因為就在同時土佐浪士阪本龍馬正穿梭於薩、長之間，然而薩、長之間早有怨隙，彼此有心結，情勢一時無法打開。直到次年慶曆二年正月，長州桂小五郎潛入薩摩在京之藩邸，商討幕之計，由於長州危在旦夕，一方面需要薩之軍艦私運武器，政治上也需它來洗刷「朝敵」污名，而西鄉等士已決心討幕，斷不願二次征長成功，於是在一月廿日，在阪本苦心勸說下，簽定薩長盟約，決定尊皇討幕，王政復古。

b. 王政復古：

就在簽約的同一日，幕府下旨嚴懲長州，令藩主毛利父子隱居，削封十萬石，幕府以敕命征長三度催薩出兵，西鄉當然斷然以「幕長私鬥」為由而拒絕。六月十一日（舊）幕長開戰，十七日，幕軍大敗，七月廿日，坐鎮在大阪城的將軍家茂，由於幕軍敗績，憂憤成疾病死，年僅廿一歲，但十二月五日慶喜才接任將軍，由此可見慶喜在幕府中處境之難，而早在八月廿二日，幕府就撤軍了，二次征長的失敗，正是倒幕的先聲。而十二月廿五日孝明天皇病死，十七歲太子睦仁即位，更是對幕府一大打擊，因為孝明雖然堅決攘夷，然而始終抱著「政事委關東行之」的心態，而幼帝正好成為倒幕者的幌子。此時幕府亦深知處境險惡，終於接受土佐的建議，於慶曆三年十月十三日在二條城宣佈大政奉還，其實德川縱不再是將軍，仍是日本第一強藩，自身沒有實力的朝廷還是要倚賴德川家，所以慶喜祇不過是以退為進。但德川的親藩，譜代、旗本早已嘩然，準備與薩、長一決雌雄。其實薩、長早已弄到討幕密敕，德川註定要轟然倒塌——這是志士的想法，於是他們就要求慶喜削地辭官。如果在朝議中倒幕派失敗了，則德川仍將執天下之牛耳，而志士的鮮血將盡付東流。（朝議在十二月九日召開，而阪本龍馬在十一月十五日被幕府刺客在京都暗殺）朝議中，倒幕的公卿岩倉具視與佐幕的土佐山内容堂發生激烈的爭執，會議中場休息時，在皇宮外守護的西鄉說：「處非常之時，須用匕首，非口舌所能決，請轉告岩倉君。」於是岩倉考慮後懷短刀，於是容堂回到自己官邸，會議重開，決定要慶喜辭官納地再參議朝政。此時在二條城的慶喜接到敕命後，不置可否（實際上，其部下早已人心激昂，準備一戰），於是情勢陷入混沌，十二日慶喜未得朝廷允許離京赴大阪，同一天，情勢大變。

c. 鳥羽，伏見：

為了突破僵局，西鄉派心腹入江戶，以薩藩邸為根據，糾合浪士，擾亂江戶，就在十二月江戶城西失火，幕吏指浪士放火，要薩邸引渡浪士，薩人拒絕，并炮擊取締最嚴的莊內藩，結果幕府以大兵圍攻薩邸，慶喜接到消息後開重臣會議，決議：「此際寧鳴薩藩之罪，上討薩表，率兵入京，清君側」正月二日夜，宮中朝議，公卿多膽怯，在太久保的鼓勵（與監視）之下決議討幕，三日午後，雙方在伏見激戰，官軍大勝，幕軍退入大阪，七日夜，將軍慶喜竟由桑名定敬、會津容保陪同下自陣地脫逃，乘「開陽丸」返江戶，討幕派軍威大振，乃東上圍江戶城，回到江戶的慶喜決心恭順，委勝海舟向官軍投降，三月十三日，勝與西鄉會談，於是官軍停止十五日之總攻擊，廿日西鄉回京都與長州派激辯決定寬大處理，慶喜免死罪，謹

慎於水戶，四月四日江戶開城。

d. 魂斷五稜廓：

忠於幕府的強硬派當然不會就此罷休，勝海舟部下榎本武揚率八艘軍艦離開江戶，而大批武士聚於上野，於是官軍攻擊上野，將以肅清。此時雄藩會津與其它不滿薩、長的諸藩結盟，形成「奧羽越同盟」，并以皇族北白川宮親王為號召，一時日本又有可能回到南北朝分裂的狀況，但官軍在八月開始攻擊，戰況激烈，婦人孺子盡上戰場，九月廿二日會津開城投降。九月改元「明治」，十月三日抵達改名後的東京。十月九日榎本軍赴箱館，旬日間控制全蝦夷地自組政府，榎本武揚為總督，松平太郎副之，太島圭介為陸軍總督，荒井郁之助為海軍總督，成立了「蝦夷共和國」，明治二年，朝廷派黑田清隆率兵討伐，五月，死守五稜廓的榎本終於投降，德川天下終於過去了。

巨浪下的孤舟



a. 搖晃中的新政府：

薩、長固然推倒了幕府，然而東京的太政官卻面臨了幾項嚴重的挑戰：一、雖說王政復古，政事一歸朝廷，然而政事的推動仍不得不仰賴雄藩（換言之，受制於雄藩），世人多視新政府不過是薩、長代替幕府而已。二、維新由武士締造，但如今反成新政府施政的絆腳石，明治二年九月推動徵兵制的兵動大輔大村益次郎遇刺，即是因為戰爭代代是土族的特權，徵兵將使土族失去立身之道。三、農民為負擔新政府從事西化建設之費用，生活益加貧亂，又不願被徵兵，暴動頻傳。四、薩、長專橫，其中又有驕奢不法者，激起民怨。明治三年正月，薩、長土肥上「版籍奉還」的奏文，然而藩的體制依然存在。明治三年長州暴發兵變，長州藩為解散奇兵隊，隊長太樂源太郎抗命暴動，藩知事毛利廣封受命討伐，前藩主毛利敬親懇請廣澤真臣、前原一誠等人回藩處理，政府卻以這兩人與土族有關係，令木戶孝允阻前原西下，木戶指揮藩兵鎮壓，前原大憤，罷職回鄉。這件事暴露出政府的困境，同年七月薩人橫山安武在集議院前切腹死諫，留下改革意見書：「舊幕府之惡弊暗移於新政…外張虛飾，內事名利，…朝令夕改，萬名抱狐疑迷方向…上下交征而國危，在朝之君子恣意妄行…」剴切地指陳時弊，至此，為求人心之團結，朝廷派岩倉、太久保至鹿兒島促西鄉出仕，敕使十二月到達，明治四年二月，太久保、西鄉至東京決議設親兵，三月西鄉回鹿兒島率大軍至東京，土佐、長州也派兵成立了親兵，六月，西鄉、木戶就任參議，在西鄉支持下，展開大變革。

b. 廢藩置縣：

當天下精銳－薩、長、土－齊聚東京後，七月十四日，敕示廢藩。事實上，由於戊辰戰爭，親德川的藩受到打擊，這自不用說，其它藩，或苦於分裂（歸順還是反抗朝廷）或苦於財政負擔，許多自請廢藩，然而廢藩仍是自古未有之大事，是以必須在足夠的兵力下斷然加以實行，而四年四月新設西海道、東海道兩鎮台，各藩力弱，是以新政府真正打破了藩的體制，然而各藩多憤憤不平者，以島津久光為例，事先毫不知情，消息傳來，命家臣在邸中大放煙火洩其鬱氣。然而在兵威之下，無人反抗。

c. 留守政府：

明治四年，爲了與各國交涉條約問題，明治政府以岩倉爲大使，太久保、木戶等爲副使出國，而以西鄉爲首席參議成立留守政府，此時保守的華族對東京政府展開反擊，明治五月天皇行幸鹿兒島，久光乃上建白書，痛責西鄉等人。另一方面，薩、長之間不斷發生衝突，如山城屋和助是陸軍部御用商人，與山縣有朋親近，因在法生活豪奢，引人注目，政府發現他盜用公款，結果山城屋自殺，爲此，親兵中的薩人大憤，欲斬山縣，經西鄉出面，并答應出任陸軍大將兼近衛都督方才平儒。然而造成留守政府與出使團衝突的，卻是朝鮮問題。

d. 遣韓使問題：

明治六年，由於朝鮮以日本國書不敬爲由，封閉且領事館造成且、韓之間的緊張對立，阪垣退助主張出兵，西鄉則認爲應派全權大使至韓，若對方無理才行出兵。其實依當時情況，韓方必殺大使，故西鄉自請大使，很可能造成戰爭。實際上西鄉的本心呢？依明治八年他對「江華島事件」的反應，未必有一戰的意念，然因緣際會，終釀成政爭。八月十七日閣議通過西鄉使韓。但九月岩倉一行回國，反對，便在十月十四日展開閣議，當日出席有：

贊成西鄉使韓：西鄉隆盛、阪垣退助、副島神正、江藤新平、後藤象二郎。
反對：三條實美、岩倉具視、太久保利通、大隈重信、大木喬任。

結果西鄉、太久保爭執不已，翌日，西鄉以「所論既盡」拒出席，十七日太久保辭職，同日朝議，除三條外，反對派無人出席，通過使韓案，然應三條之請，延一日上奏天皇，不料當日三條病倒，岩倉代理，乃上下其手，取消該案，廿三日西鄉辭職，阪垣等廿四日亦辭職，西鄉只有大將的辭呈沒有批准。

e. 龍歸大海：

西鄉辭職後，連帶的近衛兵大部分薩摩高級幹部也一起辭職，他們都回到—鹿兒島。明治七年，西鄉等人以賞典設私學校，西鄉以祭弔戊辰殉難之文揭示於前：「蓋學校者，所以育善士也。不只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欲爲天下之善士矣，夫戊辰之役，正名蹈義，血戰奮鬥而斃者，乃天下之善士也，故慕其義，感其忠，祭之于茲，以鼓舞於一鄉之子弟，亦所以盡學校之職也。」而他本人則開墾農地，成爲一農人，但另一方面，鹿兒島逐漸脫離中央而成爲「西鄉王國」，成爲東京政府的夢魘。

長使英雄淚滿襟



a. 士族暴發：

政爭之後的東京政府，成爲太久保一人之天下，明治六年設內務省，他任內務卿，掌握大權，然而不滿的士族則或以筆、或以劍，不斷加以反抗，阪垣、江藤等人辭職後呈「民選國會建白書」，然政府不加理會，於是阪垣成立自由黨，鼓吹民權，江藤則在七月二日在故鄉舉兵，然旋失敗，江藤本欲召薩、土等人響應打倒太久保，然沒有成功，事後江藤被捕，遭梟首。明治八年，太久保爲撫平不滿士族，攻擊台灣（即牡丹社事件），木戶說：「前日痛論征韓之不可，今口唇未乾，不能贊成征台之議」憤而辭職回到長州，由此可見太久保之氣焰。明治九年，政府下「禁刀令」，大大刺激了士族，同年十月，熊本、秋月、茲分別發生暴動，前後失敗，

然而舉國動盪，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b. 西南戰爭：

西鄉在士族四處暴動之時，按兵不動，其內心殊不願與政府動干戈，然而據傳大久保等爲瓦解「西鄉王國」派刺客欲暗殺西鄉，薩人多憤大久保，斥爲背叛者。明治九年十一月，政府突然將鹿兒島彈藥搬至大阪，引起騷動，一月廿九日，私學校徒汾陽光輝等襲火藥庫，縛守兵拿彈藥，卅日夜，私學校徒再次襲擊銃炮製造所，參加者達一千人，當時西鄉在大隅打獵，聞訊之後仰天長嘆，二月十四日，西鄉舉兵，東京大爲震驚，西鄉軍在二月廿二日圍熊本城，久攻不下，三月四日，薩軍與政府軍在田原阪決戰，政府軍平均每日費彈丸廿五萬發，終始以優勢火力擊敗薩軍，從此政府軍反守爲攻，薩軍雖勇冠三島，然不敵火力強大之政府軍，八月十七日突圍，回到鹿兒島，薩軍僅剩下五百餘人。

c. 城山英魂：

戰局急轉直下，薩軍覆亡即在眼前，當時許多人欲保西鄉，然西鄉以「救吾之命，何以對國民」決意一死。九月廿四日，政府軍下總政擊令，西鄉在作戰中遭流彈，命別府晉介爲介錯，同死者尚有一五七人，九月廿九日，幫助西鄉舉兵的鹿兒島縣令大山綱良被斬首，參加該役之薩軍約三萬餘人，死傷達兩萬餘人。而勝利的一方，木久在明治十月六日病死，大久保在翌年五月十四日遭石川縣士族田島一郎暗殺，維新三傑，盡赴黃泉。與西鄉一起舉兵，兵敗被斬的阪田諸濯在獄中有詩曰：「英雄不問死生道，自安天命盡正節。節操不變松千歲，永留秋天霜月明。君不見晏王山下范蠡志，魂留櫻花千秋清。又不見淡村夜月讀書會，遂驅豺狼安皇京。微臣雖賊聊知體，戊辰之役從東征。曾設奇策奏功績，恩賜如山臣子榮。光陰如矢十紀消，正氣漸微朝威輕。豺狼又起紫雲暗，蒼生不堪徒痛情，嗚呼，男子多疾視，慨然舉事事不成。空受賊名雖被誅，千歲青史待公評。」

尾聲



恨不與君生同時，揮衫斬奸抗關東，
高舉皇旗攘萬夷，摧肝斷腸爲神州。
本欲浮海遂雄志；難抵小人陷牢中，
莫負慷慨志士血，不枉英魂伴孤松。

時代之於人，猶如水之於魚。平和盛世，則志士隱沒，鼎沸之亂世，則處士橫議，英豪輩出。然而最重要的是惟有草莽之士方能了解庶民疾苦，才能不染豪奢惡習，才有決死以救天下的決心。嗚呼！所謂權貴豪門者，以私利爲重，以公益爲輕，率爲天下之賊也，惟有短褐粗食的志士，方能開天下之新局。然得勢之諸君如何不做新權貴而荼毒衆生耶？如西鄉者，終不免斷首城山！然士之爲士，乃知天命而不畏天命，心懷衆生不恤己命，此士之天責也，如西鄉者，吾人追撫遺風，能無嘆乎？今國事如麻之日，與諸君共勉。